

苦涩的旅程.....墨 白
恶水.....杨 遥
国土所长.....孟广友
土地四种.....石绍河
莫力达瓦的初春.....郭友钊
在春天巨大的仙境里.....余 馨

大地文学

卷五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海洋出版社

DADI WENXUE

DADI WENXUE

DADI WENXUE

DADI WENXUE

DADI WENXUE

大地文学

(卷 五)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编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海洋出版社

2011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文学. 第五卷/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
源作家协会编.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027 - 8091 - 3

I. ①大…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中国文学: 当
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7815 号

责任编辑: 鹿 源

责任印制: 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小说麦田

- 苦涩的旅程 墨 白(1)
- 恶 水 杨 遥(29)
- 微型小说三题 (38)
- 白色蜥蜴 符恩军/望远亭记 毛继东/同林鸟 曹世忠

本卷推荐

- 王老者 蓝 兮(43)
- 金洞子 蓝 兮(47)
- 印象记:平淡中的深度与厚度 孟广友(53)
- 创作谈:对生活的个别记录 蓝 兮(54)

电影剧本

- 国土所长 孟广友(55)

随笔天下

- 土地四种 石绍河(93)
- 莫力达瓦的初春 郭友钊(99)
- 枪声,未曾响起 朱长慧(119)
- 一把钥匙的重量 怡 霖(125)
- 重修文昌阁记 陈新民(128)

深度纪实

- 头顶的一片天空 乡乐土(129)

诗行大地

- 在春天巨大的仙境里 余 馨(134)
- 西湖边想念父亲 陈 武(137)
- 石头记 王少勇(139)
- 星星游过的河 许 星(141)
- 心曲斋诗词 张纪勋(143)
-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网诗歌选 (144)
- 真相即将被盛开的春天掩盖 魏连春/今夜我倾听 夏国刚/蚂蚁城
堡 夏文成/咀 嚼 单克锋/谒秦皇陵 刘毅祥/勘探者 张常美/
爱的纪念 仲伟玉/职 业 陈跃康/我的矿工兄弟 唐锋锐/一九五
八年的爆竹 谭会东

评论言说

- 无法确定的生活
——读墨白小说 刘宏志(148)

苦涩的旅程

■ 墨 白

像一件白色的衣物
翩然在空中恍惚
宛若一只候鸟
倏然在涟漪间沉浮

——（法）马拉美《孤独》

我像一个陌生人走进了院门，在堂屋门口看到了母亲，我就叫一声：“娘。”

很早的时候，每当我踏着夜色走回进院门时，常常会看到一丝昏黄的灯光从老屋里射出来，那一丝微弱的光亮就给予了我许多温暖。那个时候我会在心里说，娘在家。母亲真的在家。母亲顶一头灰白倚在门边等我，母亲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会问一句，柱子吗？母亲的声音像一只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身子，抚摸着我的孤独的心。母亲的声音长久地存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母亲已经不可能再立在门口等我了。我站在院子里，心情凄惶地看着母亲倚靠过的房门，那扇我熟悉的房门。

一个干巴巴的瘦老头从屋里走出来，他朝西走两步停下解开腰带，接着一泡粗尿就白亮亮地把他支在那里。等他撒完尿系腰带的时候我才叫一句：“大。”

大转过脸来，一看是我，他的驮背就抖动了一下。我想，我的出现一定使他感到意外，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悦色，恰恰相反，大的脸上一片灰暗。大的两片鼻翼急促地抽动着，大说：“你去狗蛋家了？”

我说：“没有。”

大说：“那你……”大的声音有些断裂，“你把狗蛋的匣子拿到咱家来了？”

我说：“没有。”

“没有？”大冷冷地看着我说，“他爹可到咱家来两回了。”

正说着，有人在屋里叫了起来：“老保，你屙金尿银不是？这么慢！”

大不再理我，驮着他小山似的背回屋去了。我怔怔地站在那里，听着起牌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我迟疑了片刻，只好提着包裹走进屋里。屋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靠里间窗前的小方桌上已亮起了油灯，桌前正围着四个人打麻将。草驴、瞎子、油条他们听到声音，都停下来，草驴说：“柱子回来了？”

我说：“嗯。”

油条说：“狗蛋也弄回来了？”

我说：“弄回来了。”

大说：“别管他，出牌！”

瞎子就出牌，瞎子说：“红中！”

草驴、瞎子、油条的目光都收了回去，落在牌桌上。油条扬起手把一张牌拍在桌上说：“东风！”草驴伸手起了一张牌看了一眼说：“狗日的，这啥破牌呀？”

草驴说完把手里的一张推了出去，他说：“一万。”

大说：“碰。”

大碰完，跟着也打出去一张。在麻将牌“啪啪”落地的声音里我感到十分孤独，好像又陷进了那个漆黑的深夜里。狗蛋面色灰黄，他穿戴整齐地躺在一张硬板床上。我说，狗蛋，走吧，这一回，哥就是死，也要把你带回去。我抱着狗蛋冰冷的身子走出屋子的时候，那个司机就在煤场那边亮了一下灯。我掏了五百块钱才买通那个司机，我对狗蛋说，狗蛋，你别怪我，这一回，哥就替你做主了。我抱着狗蛋一步一步地朝车边走。那个时候，我想起了家，想起了我和狗蛋小时候在颍河边玩过的星星背月亮的游戏。狗蛋说，柱子，该你背我了。我说，狗蛋，这回哥不背你，这回哥抱着你。狗蛋，这回哥抱着你……你看，狗蛋，夜色多么沉重，就像你的身体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狗蛋，这回你可把哥害苦了，你怎么这样沉呢？可是，我仍然咬着牙往前走。那天夜里，我走到车边就走不动了。狗蛋，那一天哥把你放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把你的头摔疼了？狗蛋，哥对不住你……哥实在是没办法，才用麻绳捆住你的脚、捆住你的手把你拉到煤车上去的。狗蛋，这你别怪我，哥实在是没办法，才用草苫子把你裹起来往你身上压煤的。狗蛋，可是，哥到底也没能把带回来。那一天，还没等我用煤把你盖住，就被矿上的人发现了。狗蛋，后来当你被送去火葬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看着你被送进火炉里，在那火焰燃烧你尸体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你坐了起来朝我舞动手臂，朝我痛苦不堪地喊叫着：柱子哥——狗蛋，我的弟弟，这会儿你在哪儿？狗蛋，哥把你带出了颍河镇，可是，哥却没把你带回来。狗蛋，你说，我咋向你爹和你娘交待呢？

“南风！”草驴的话还没有落音，一张麻将牌啪的一声扣在了桌子上。

瞎子说：“白脸儿！”麻将桌上每响起“啪”的一声，我的心就像被猫咬了一下。我感到浑身筋骨都在疼，就在西山墙下的小床上坐下来。我的头靠在墙壁上，却意外地碰到了那支挂在墙壁上的长管猎枪。我站起来，回身从墙壁上取下那支猎枪。三个月前我离家出走的时候，把这杆猎枪擦得锃亮，可现在，猎枪上早已落满了灰尘。

“扎子！”我被大突然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转过脸来看到大的驼背在暗淡的光线里晃动起来，大把手中的麻将牌平摊在桌子上，又兴奋地重复一声：“扎子！”大抬起

头来看着他的牌友说：“油条，你的一块。瞎子，你的多少？”

听着大给他的牌友算钱，我的心情开始烦躁起来，屋里暗淡的光线使我感到迷惘，灰蒙蒙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我走到靠后墙的方桌前拉开抽屉，那袋铁渣做成的子弹还在，我掂了掂，把子弹装进兜里，然后提着猎枪出了家门。

我沿着街道往东走，然后拐向一个通往颍河的胡同。我越过颍河大堤，来到河岸边，远处的河道里飘浮着灰白的雾霭，长堤和河岸朦胧一片。一群贪水的鸭子在河中嬉闹，对岸有个女人端着一盆衣服走下河岸，可是我看不清她面容。我掏出子弹装进枪膛，然后朝她瞄准。我把食指放在扳机上想象着她倒在血泊里的情景。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她压根就不在我猎枪射程之内。我心事重重地停下来，然后把枪扛在肩上沿着河岸往西走。

黄昏里，河岸边那棵毛白杨已经显示出巨大的身影来。我知道，在那棵树上住着一只猫头鹰，记忆里，它常常在深夜里发出凄厉的叫声。我悄悄来到树下，把枪托在手上，那一米半长的枪管笔直地从我手里伸出去。我看到树上有团灰色的东西跳一下，就不动了。我把枪抬起来，对准那东西屏住气，食指一用力，耳边就轰的一声响。一只鸟在枪响过后拍打着翅膀落下来，落到沙地上，爪子在我的注视下痛苦地抖动着。狗蛋说，柱子哥……四天前，当狗蛋满脸灰黄躺在我怀里的时候，他的双手就像这只鸟的爪子一样颤抖着。那一刻，狗蛋的头就垂在我胳膊上。狗蛋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来。狗蛋，你想给哥说啥？你说呀，哥听着呢。狗蛋张着嘴，我却听不到他的声音。在幻觉里，我常常听到狗蛋的嬉笑声。狗蛋，我知道你好笑，就是别人放个屁，你也会嘻嘻地发笑，很幸福的样子。可是，我再也听不到你的嬉笑声了，你就像一只野鸭，一头扎进深水里不见了；你就像眼前这只鸟……我的心揪了一下，你就像这只鸟吗？这只鸟也在等它的亲人吧？可是，狗蛋，我却一枪就把它从树上打下来了……

没有听到白色的羽毛
在绿梢里叫
没有听到尖嘴巴的呻吟
——而流血

我提着枪，心情沉重地朝那只鸟走去，那是一只白色的鸽子。我蹲下来，看到那只鸽子的腿上系着一绺绿色的布条，一看到那绺布条，我的手就哆嗦起来。我的亲娘耶，这是她的鸽子？我伸手把鸽子拾起来，鸽子腿上真是一绺绿色的布条。我的亲娘，真的是她的鸽子。我的头轰地一下就大了。那个时候，天空在我的视线里呼地暗淡下来。一个面目不清的渔夫拉着白船子从下游走上来，他一边走一边哼着颍河调子：

唉——唉——唉——
哟——哟——哟——
哎——哎——哎——

从河道里飘过来的曲调像沉重的石块压在我腿弯上，我腿一软，就在沙地上跪下来。渔夫拉着白船子从我面前的河道里慢慢地走过，那条漂在河里的渔船，像白色的幽灵在我眼睛里游荡。我知道，那白色的幽灵就是躺在我手上这只鸽子的化身。

二

那只白色的鸽子，像一个光滑的纺锤横立在她肩膀上，她青色的风衣布景一样把红嘴的鸽子衬托得光彩照人。那个时候，我还没看清她是个女孩，使我产生误会的是她那一头短发。她坐在一个深蓝色的包裹上，面前堆放着一个褐色的旅行袋和一个旧得可以的绿提包。在记忆里，她手拿着一棵草，细长的草茎在她手里摇来摇去。就是那一刻，我看到了她肩头上那只鸽子的右腿上系着一绺翠绿色的彩布，那白色的鸽子映花了我眼睛，那鸽子让我神魂颠倒，我下意识地朝那鸽子走过去。那一刻，你肯定是听到我的脚步声了，或者，你有一种直觉，所以才转过脸来。你一转过脸来我就愣住了，我看到你细瓷一样的面孔，看到你细长而优美的脖子。

那个时候，我压根儿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巧合。我知道，巧合是戏剧家们用的字眼，我不是戏剧家，所以不相信戏剧性。上高中的时候，或许是我自学的时候，我读过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莫里哀的《伪君子》、高尔基的《在底层》、契诃夫的《没有父亲的人》、曹禺的《雷雨》、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之类的剧作，我认为那只不过是些充满戏剧性的骗人玩意，还不如眼下我看到的那下到滚烫的羊肉汤锅里的烩面实惠，尽管那烩面号称是羊肉烩面，羊肉却少得像凤毛麟角。那个时候，她正好坐在一家挂着羊肉烩面牌子的饭铺外边，当她转过脸时，我看到她美丽的面孔上隐藏着一种悲愤不安的情绪，她那复杂的面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到后来，当我躺在床上望着漆黑的屋顶无数次地回忆这张面孔的时候，就越发想知道那悲愤不安表情的由来。为了理解和了解她的悲愤和不安，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可是那个时候，她只是淡淡地看我一眼就转回脸去。我只好盯着她肩头的那只白色的鸽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鸽爪子上那绺翠绿色布条，一颗种子悄然种在了我心里，并生根发芽。

但是我知道，巧合还不成立，因为我压根儿就不认识这个女孩。她肩头上白色的鸽子对我产生的诱惑因为饥饿渐渐地消失了，有一股酸水从我肠胃里倒翻上来，看着冒着热气的羊肉汤锅我忍不住把那口酸水咽了下去。因为饥饿，我心里有些发慌，我连想都没想，就走进饭铺，对那个光头师傅说：“两碗。”

记忆里，那家饭铺并不大，两间房子，两张低矮的小桌子，桌面同地板一样布满了油腻。等我把被卷放在两张空闲的木凳上，一抬头，就看到了她的目光通过饭铺弥漫着水蒸气的门面探过来，而在我感觉里，她的目光如剑锋刺在我身上，我忙把目光移开，那个光头师傅落在我眼睛里，但是他拉面时晃动的身影却离我那样遥远，我感觉到的是门外那个女孩审视的目光：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她一定在这样想。她的目光让我脸皮发紧，我一直这样在她的目光下坐着。不，我一直在我感觉中的她的目光里尴尬地坐着，直到饭铺里的光头厨师用勺子敲打着锅边叫我端饭。

我站起来从光头师傅身边的案子上端过一碗烩面，一边吹着热气吸溜一边把头伏在碗上吃着，等我吃完第一碗去端第二碗的时候，手中的筷子不小心掉在地上。我没有弯腰去地上拾筷子，而是目光迅速扫向饭铺的门面，我再次看到了她的目光。这一次不再是感觉里的目光，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注视我的目光。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淡淡的冷漠。我在她冷漠的目光里弯腰拾起地上那支油腻腻的筷子，然后对光头厨师说：“哎，有热水吗？”

光头厨子像只狗熊转过脸来看着我，我就把筷子扬起来朝他晃晃。他说：“干净的。”

我说：“再洗洗。”

光头厨师盯了我一眼，他眼里的白光抽了我一下，我的脚趾就忍不住使劲抠着鞋底，我闻到有一股臭气从我鞋子里飘出来。感觉里，女孩冷漠的目光又穿过饭铺的门面射过来，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我在桌前坐下来，把筷子攥在桌面上，伸手从身边的被卷里摸出一个铝勺来。那铝勺像一块冰贴在了我手上，发出了滋滋的融化声，那是我幻觉里狗蛋的尖叫声。狗蛋尖叫着倒在我怀里，面色苍白。狗蛋说，哥，我的肚子……我搂着狗蛋，看着他被十字镐刺破的肚子，看着他像香肠一样的肠子从肚子里滑出来。狗蛋的一截肠子被镐尖刺破了，发酵的食物散发出一股股酸臭。狗蛋，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明白，你走得好好的，咋就会突然跌倒了呢？哎，你跌倒就跌倒呗，可咋就正好倒在黑头的十字镐上面呢？这就是命吗？在暗淡的灯光里，面色苍白的狗蛋不停叫着：哥……兄弟，哥知道你想啥，直到临死，你的手还紧紧捂着胸前的那只口袋。狗蛋，你口袋里有啥呢？我把狗蛋的手移开，原来是一把勺子。我的兄弟，你临死前还在护着你这把吃饭的勺子。我拿勺子的手哆嗦着，我仇恨地想，兄弟，你临死前还护着这把吃饭的勺子。我把手中的勺子插入烩面碗里，一股怒气在心里悄然膨胀。我说：“添点辣椒面！”

光头厨师说：“那桌子上是啥？”

我横了光头厨师一眼，把勺子从烩面碗里拿出来，我端起辣椒碗，没几下就把碗里的辣椒面全扒进了烩面碗，我把一勺辣椒面放进嘴里尝了尝说：“你这啥球辣椒面？”

光头厨师说：“咋了？”

我说：“不辣。”

光头厨师说：“咦，你今儿找事不是？”

光头厨师说着放下手里的面团，转身走到柜橱边翻出一包辣椒面顺手撕开全倒进辣椒碗，他看着我说：“哎，今个穿大衫的碰到戴礼帽的啦。你吃，看辣不辣！”

我也不说话，伸手端起辣椒碗一下子扣在烩面碗里，那个老大的海碗里漂满了血红油亮的辣椒面，我用勺子在汤里搅了搅，看了一眼光头厨师，然后把头探在碗上吃烩面。

记忆里，门外强烈的阳光在我的感觉里混沌起来，我两眼发花，看不清那些围上来看热闹的人，我的头脑里只有一轮明亮的圆月。我说，狗蛋。狗蛋说，我跟着哩。我回头看一眼身后的狗蛋，就趁着月光爬进了那片齐腰深的辣椒地，满地的辣椒棵在明亮的月光下就像一汪墨绿色的血水，小巧的辣椒和绿色的叶子在月光里很难分辨。

我说，狗蛋，那全靠手的感觉。狗蛋，我们兄弟从小到大偷过人家多少辣椒？你说不清？你当然说不清，我们吃过多少青辣椒？你也说不清？是呀，我们都说不清。我们上了三年初中，一到秋天，我们就没在学校里吃过菜，全都是靠偷吃人家地里的辣椒过来的，这你怎么能记得清呢？狗蛋，我的兄弟，我们这些心酸事只有月亮和黑夜才知道是不是？狗蛋，我的兄弟，你看，现在月亮又升起来了，你可知道，那月亮今天不在天上，今天的月亮就升在那家饭铺的外边。狗蛋，你知道，就为了她那冷漠的目光，我把倒进碗里的辣椒面全都吃光了，那碗漂着血红血红辣椒面的面汤吃得我浑身发麻大汗淋漓，吃得我昏天黑地。

两个月后一个闷热的上午，当我双手抓住牢房的铁窗遥望蓝天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天中午的事。当我家那群灰色的鸽子在天空里盘旋的时候，我就止不住热泪盈眶，幻觉里，我的耳边响起了你凄婉的歌声：

当我独自离开的时候，
没有人看见我多么悲伤，
只有那美丽的白鸽子，
她伤心地紧紧地站在我的肩上……

紫竹，我的鸽子，你在哪里？当那冰冷的手铐铐住我双手的时候，我看到你失神的眼睛里充满泪水，你向我跑过来，却被人拦住了。但是，你那光滑油亮的羽毛从此就像一把毛茸茸的刷子不停地梳理着我的思念。鸽子，我的鸽子，你还记得那个上午吗？当我提着被卷走出饭铺被那群推三轮的车夫围起来起哄的时候，你也在我的感觉里看着我吃完了那碗满是辣椒的烩面，我知道，那血红的热辣辣的辣椒面一定融化了你目光中的冷漠。可是，当那个光头厨师追出来向我要饭钱的时候，我手里的被卷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头上像挨了一闷棍失声喊叫起来，我的被子，我的被子呢？是谁接走了我手里的被卷呢？看着那群围在身边的三轮车夫我在心里说：你们知道那被卷对我有多重要吗？我那被卷里还装着一个人。狗蛋，我的兄弟，有人把你从我身边偷走了。兄弟，你在哪儿？狗蛋，人家赔你的那两千块钱还在里面，那是你的命钱，现在不见了，你叫我咋回家给你爹娘交待呢？我的被卷不见了，可是，那个光头厨子还一个劲地拉着我要钱，他横着眼睛说：你想在我这儿耍赖吗？就这个时候，是你拨开人群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两块钱递给他，我替他拿了。你说完就走了出去，连看我一眼也没有，就上了停在门口的那辆绿色邮车。

狗蛋，那天我像一条丧家狗在县城西关游荡了两个多小时，我四处找你，逢人就问逢人就说：我的被子，你见我的被子了吗？我上派出所报案，可是，却拿不出两块钱的登记费。我像个精神病患者一样。狗蛋，我在心里呼唤着你的名字，我无数次幻想着找到你的情景，如果能找到你，我会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狗蛋，我的兄弟，在我带着你千里迢迢回到老家的时候，却把你弄丢了。狗蛋，我的兄弟，我像条疯狗一样四处游荡，最后，不得不两手空空地往家走。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的心却一片灰冷。我穿着一对露出脚丫子的破球鞋，在公路上无精打采地走着，那二十里路走得我

好苦好苦呀我的兄弟。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死，狗蛋，你等等我，我也不想活了。我想死想累了，打算在路边坐下来歇一歇。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你，你像一只可怜的羊羔坐在路边的行李上。

起初，我怀疑看花了眼，等揉揉眼睛再看，一点也不错，就是你，紫竹，我的鸽子！我又看到了你那瓷器一样的脸庞，又看到了你冷漠的目光，不过，现在那冷漠里有着许多不可理解的凄伤。在我们短暂的对视里，我看到了你眼睛里有泪水在滚动。就在这时，你肩头上那只白色的鸽子扑棱一下，飞到了我脚边。

三

河道里的渔夫和白船消失了，可是，白鸽子的灵魂却仍然在我面前游荡。我抬头看着空荡的天空，我知道，那里有一双眼睛在注视我。夜间，每当我孤独和寂寞的时候，无论在哪里，无论天气多么寒冷，我都会来到夜空下，抬头寻找那双眼睛。我知道，即使是在阴云密布的夜间，我也能感受到那双眼睛的呼唤，柱子——在幻觉里，我常常能听到母亲对我的呼唤。一年零五个月？已经一年零五个月了。可是那个寒冷的冬夜仿佛就在昨天，母亲躺在床上就是用她在我记忆里干枯的眼睛呼唤我的。我说，娘……母亲抬起她布满皱纹的手指向窗外。我的目光顺着母亲的手穿过窗子看到了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那时候，太阳就要落下去，火红的霞光把赤条条的树枝烧成了黑炭。在那枝条上，我看到了几只鸽子的剪影。母亲的嘴唇蠕动着，母亲在说，鸽子……那是母亲喂养的鸽子，母亲时常把鸽子放到空中让它们飞向远方。母亲常常站在院子里出神地望着她的鸽子在天空消失。到后来，我曾经作了种种设想来理解母亲那期待的目光，可是，母亲的目光最终构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谜团。在那个寒冷的下午，当母亲走进那幅我记忆里被染成漆黑的画布里的時候，当我站在母亲的坟前看着空中盘旋的鸽子的时候，似乎找到了进入母亲留下的迷宫入口。母亲说，鸽子。是的，鸽子。从此，我对鸽子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可是，今天我却亲手枪杀了一只白色的鸽子。现在，那只白鸽子躺在我手上，在夜色里，我仍然能感受到鸽子越来越低的体温，这使我感到恐惧。我一手提着猎枪，一手托着饮弹而亡的鸽子，在空中母亲那双眼睛的召唤下，踉踉跄跄地朝东边的河滩走去。

当我走近母亲墓地的时候，我听到了鸽子“咕咕咕”的叫声。在母亲坟前，我意外地和母亲的那群鸽子相见了。一看到母亲的鸽子，我的心头就涌起一股热浪。母亲说，柱子吗？我说是我，我来看你来了。那歇息在坟头的鸽子就扑棱着翅膀飞上了天空。我在母亲的坟前跪下来，用手扒了一个土坑，将白鸽腿上那绺绿色的布条解下来装进衣兜里，而后把白鸽埋进去。我说，娘……我心情凄楚地在母亲的坟前坐下来，孤独地看着夜色苍茫的河道，把那绺布条放在手里，回忆着母亲远在天空期待的目光。

那一天，我在母亲坟前坐了很久，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大和草驴他们还没有散场。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崔林的叫声。

崔林一边叫着我的名字一边走进屋来，那个时候我刚把猎枪挂在西边的墙壁上，

崔林上来拉住我的手说：“回来了？”崔林真是个好。人。到后来我在监狱里度日如年的半月里，只有崔林一人去看过我。那一天我正在地铺蜷缩着瞅那高深而古老的屋顶，班长突然透过铁门上的小窗口朝着嗓子朝号子里喊：“十七号，出来！”那个时候我受伤的腿还没有好。我瘸着腿走出潮湿的牢房穿过一道接一道房门来到刺眼的阳光下，然后看到了崔林，一看到崔林我就忍不住流下眼泪。狗蛋，你说哥还算男子汉吗？自从你离开我之后我的眼泪老是这样不值钱，可我有啥办法？狗蛋，我就是忍不住。崔林说，他们打你了？记忆里，那个没有窗子的灰色牢房把我罩住了，他们一个一个轮着踢我，一边踢一边问我服不服？崔林说，这个鳖儿！到后来我才知道崔林是在骂记脸，也是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在拘留所里挨打，都是记脸做的手脚。崔林说，柱子，别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狗蛋，我的兄弟，你说，我能会忘记他吗？

“啪”的一声，一张麻将牌又拍在桌子上，崔林看着那群打牌的人说：“哎，老保，柱子回来了，你还有心打牌呀？散伙，快散伙。”

崔林说着，过去把桌上的牌搅乱了。草驴跳起来说：“崔林，你包牌，我就要赢了！”

崔林说：“你赢个屁？难道狗蛋的事你不知道？人家柱子心里是个啥味？嗯，你还好意思打牌？”

油条瞎子他们这才松松地站起来。油条说：“柱子，这事也不能怨你，那是狗蛋命短。”

瞎子说：“这事也不稀罕，人死人活也就是一口气。半月头里，我在北京干活，有两个伙计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一口气没喘就没了。都是咱颍河镇东边土屯的，跟狗蛋一样，也都火化了。我日她娘，我是害怕了，我二话没说，背着被子就回来了。虽说在外边干活挣钱，可到底，还是没有在家见天搂着老婆睡觉舒坦。”

草驴说：“光舒坦不吃食。妈那个帮子，现在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我拉一车花生米跑郑州，结果刚到锦城就给查住了，妈那个×，五毛钱一斤给我处理了，我赔了血本了！”

崔林看着我说：“狗蛋真化了？”

我说：“真化了。”

崔林说：“矿上包他多少钱？”

我说：“二千。”

草驴叫起来：“才二千？命真不值钱呀。狗蛋他爹娘真可怜，老年丧子，可怜呀。”

油灯在他们的话语里摇曳挣扎，把人们的身影推到墙上去，单薄的影子在墙壁上摇晃着。我心里空荡荡的，在幻觉里，我看到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到处是雪，我衣衫褴褛地走在雪原上，牙齿打着牙齿，浑身跟着就哆嗦起来。草驴伸手拉住我说：“柱子，你咋了？”

我在昏黄的灯光里晃了一下。草驴说：“看你头上的汗，你病了？”

我伸手摸一下，头上真的汗津津的，我说：“没事。”

崔林说：“没事就好，明天你去替我上班吧。”

我表情麻木地看着崔林，崔林说：“我家老四要结婚，我得几天在家忙。”

我木然地点点头，崔林伸手拍着我的肩头说：“明天我把钥匙给你。”

油条说：“柱子，你歇着，我们走了。”

瞎子说：“柱子，别愁，没有过不去的坎。”

他们说着往门外走，就在这时，从院子里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接着，一个黑影出现在我家门洞里，那个黑色的身影嵌在灰暗的门框里，像一幅年代久远的壁画。那黑影从壁画里伸出手来喊叫着：“狗蛋，我的狗蛋呢？”

瞎子忙扶住了他，瞎子说：“老秋……”

老秋说：“狗蛋，你在哪？”

崔林说：“这你知道，矿上来的电报，还是我给你送的。”

老秋说：“死的我也要。”

崔林说：“人都火化了，你去哪儿要？”

老秋说：“灰哩？狗蛋儿的灰呢？”

我的腿一软，就在老秋面前跪下了，我说：“叔，狗蛋的灰匣子，我……弄丢了……”

我跪在那里，身子像被捆在烧红的铜柱上，我背上的铜柱越烧越红，煎着我的皮肉。我抬头看着狗蛋的父亲。狗蛋，哥对不住你，哥没能把你带回来，你看你爹，他傻了一样，他看着俺家漆黑的墙壁，他叫一声你的名字，就像被雨淋酥的泥塑，一下瘫散在地上。一帮人慌忙过来喊叫着：“老秋，老秋……”

可老秋就是不搭腔，俺大上去掐老秋的人中，半天老秋才哭出声来。一个老男人躺在地上哭泣着，他哭泣的声音像一股阴嗖嗖的冷风，吹得俺家那盏昏暗的油灯摇曳着，最后支持不住熄灭了。黑暗在眼睛里跌撞而至，挤压着我的心，老秋的哭声抖动着黑暗的翅膀在我的头顶上盘旋。狗蛋，你爹的哭泣和黑暗拧成一团，就像一只凶猛的秃鹫从空中朝我冲下来，绝望让我看不到一丝光明。兄弟，如果咱俩能倒过来，我宁愿那把铁镐插进我肚子里，我宁愿钻进火炉里烧成一把灰烬。狗蛋，你这会儿在哪儿？你知道吗？这会儿你哥生不如死呀。狗蛋，你看，黑暗捂着我的眼睛，在幻觉里，我又看到了白茫茫的雪原，我孤独地走在寒冷的雪地上，走着，走着……狗蛋，我冷呀兄弟，我是多么渴念夏日的阳光呀。可是，我眼睛里只有无际的冰雪。我再也支持不住倒下了，铺天盖地的大雪倾下来，我的身子很快被掩埋了。狗蛋，我多想叫你一声，可是，我被大雪掩埋了。狗蛋，你说，多年以后，我会像阿尔卑斯山上那个奥地利士兵一样被人们发现，然后救活吗？如果我能醒过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你的匣子找到没有。狗蛋，如果我能在那边见到你，就会把兜里那绦绿布条掏给你看，再给你讲讲那个名叫紫竹的女孩，还有那只被我枪杀的白鸽子。狗蛋，哥对你说，我到死也忘不了那只从她身边飞向蓝天的白鸽子，忘不了紫竹孤独一人坐在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公路边的情景。

四

在我的感觉里，紫竹像一只被野狼惊扰过的羊羔立在波动着阳光的城湖边，淡绿

色的湖水从她身旁伸向远方，一团白云在淡蓝的天空里孤独地游荡，那是你吗？我索搜枯肠想找一个准确的词语献给你，我想让那句话包涵对你的感激之情：

你在闪耀
漆黑的夜晚
由于你
而烦恼

狗蛋，你知道，这都是我后来的想象。那一天，我孤独一人沿着公路心情苦楚地往家走，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她，你说，这不是巧合吗？当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我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我哪里还会想出刚才那样忧伤的诗句？

她站起来，看着我说：“你的被子找到了吗？”

我说：“没有。”

狗蛋，你听到了吗？我说没有，可是我的声音低得连我自己都没有听到。狗蛋，你看，她一看到我就想起了我丢失的被子，那个时候你可能还躲在被子里。你说，这能不使我感到意外吗？当然我也感到了温暖，可那温暖一过，我的脸就发起烧来。到后来，我在母亲坟边找到你的时候，你又一次对我讲了被子的事儿。那一天，太阳正要落到河道里，河边的桐树上荡着桐树花的紫雾。紫竹，那一刻，你立在桐花荡起的紫雾里，紫色的光线映出你朦胧优美的剪影。

你说：“里面有贵重的东西吗？”

狗蛋，哥情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可我还要包。你知道，我咋开口给一个还不认识的女孩说你的事呢？狗蛋，我的兄弟，这会儿我不知道你在哪个黑暗的角落里哭泣，或许人家已经把你扔进水沟，或许人家已经把你丢进垃圾堆，可是被卷里的两千块钱肯定已落进哪个鳖孙罪恶的腰包。狗蛋，哥对不住你，我只好对她说谎了，我对她说：“没有。”

说完这话我的喉咙就暗哑了，我知道这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那只白色的鸽子从空中飞下来，落在了她面前。我说：“这是你的鸽子？”

她看我一眼没说话，我又说：“俺娘也喂鸽子。”

可能是俺娘的鸽子勾起了她的兴致，她看着我说：“你娘也喂鸽子？”

我说：“俺娘活着的时候，喂过一群鸽子。”

她说：“哦，那鸽子呢？”

我说：“在家呢。你这是去哪儿？像搬家一样，还带着鸽子。”

她说：“颍河镇。”

紫竹，你当时是这样说的吗？是这样说的，颍河镇。我当时有些激动，我们去的同一个地方呀，你说这不是剧本里说的巧合吗？你不相信，他偏偏是这样。可是，紫竹，当时我有些不理解，我说：“你去颍河镇，咋在半路下车了？”

你说：“我坐的车坏了。”

我说：“车呢？”

你说：“让过路的车拖回去了。”

我转身朝一路走来的公路上看，公路上空荡荡的，连个车毛也没有。紫竹，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压根不知道你的遭遇，压根不知道你辛酸的经历，当然，我更不可能知道，那天你被丢在半道上，是别人使的一个阴谋。我说：“你就这样在这儿等吗？”

你无奈地说：“没办法。”

我说：“你那车啥时候能来？”

你说：“不知道。”

紫竹，你说完这句话，接着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你对你曾经居住的那个地方已经感到厌恶，一旦离开那个地方，就再也不想回去。那一刻，你一定非常向往即将到达的颍河镇。紫竹，其实我很笨，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看到你身上的橄榄绿裤子，一看到你身上的制服我就明白了，我说：“你去颍河镇邮电所？”

你当时有些意外，你说：“你咋知道？”

你那张细瓷一样的面孔像涂了一层粉，在西斜的阳光下毛茸茸的。可是我没回答你的话，我把话题岔开了，我说：“俺家和邮电所对门。”

你说：“哦，所里的人你认识吗？”

我说：“认识呀，崔林，他家里有事的时候，都是我替他投递。”

西斜的阳光把你的身体映在公路上，长长的一条。一辆汽车哼叫着从南面开过来，突突地开过去了。我朝那辆汽车驶去的方向看着说：“他们就没有说个准时候？”

你说：“没有。”

我回身看你一眼说：“你不能这样等呀？”

你没有说话，回身看着落到树梢上的太阳，有些茫然。我说：“要不，咱们先走吧。”

紫竹，当时你有些怀疑地看着我。我没有犹豫，走过去提起你的行李扛在肩上。朝前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着你说：“走吧，不能总等。”

你突然明白过来，弯腰一手提着旅行袋一手提着绿提包，你认同了我的提议。可是看着你提包的样子，我放下了肩上的行李：“不行不行，你这样不行。”

说着，我夺过旅行袋和绿提包并在一起，用旅行袋的带子连住绿提包的带子。紫竹，那一天你穿一对什么样的鞋？桃红色的健美鞋，那鞋穿在你脚上，美得像一个刚出锅的菜角子。俺娘最会做菜角子，娘活着的时候我常常吃菜角子，可我已经好久没吃娘做的菜角子啦。你知道吗紫竹？娘的菜角子是用香喷喷的干菜做的馅，褐黄色的豆面做的皮儿，那会儿一看到你脚上的鞋我就想起了娘。我用力拉了拉系在一起的带子说：“你试试。”

我帮你把并在一起的包放在你肩上，正好。我再度将行李扛在肩上在前面走，你小跑着跟上来，突然问我：“你干啥去啦？”

我说：“出去打工。”

你说：“打工，干啥活？”

我说：“下井挖煤。”

说完我的脸就红了。狗蛋，我当时就想，可能她一听到挖煤就会看到熊熊燃烧的

大火，我想让她想象中的火焰把公路两边的树林都烧成金黄色，把整个田野都烧成温暖的秋色。

紫竹说：“你和崔林熟吗？”

我说：“熟，他老家是县城南边彭寨的。”

紫竹说：“陈帆熟吗？”

我说：“熟，营业的。整个邮电所的人我没有不熟的，投递的秦泰，守总机的刘香兰、小邵，还有跑线的老郭，我们全熟。”

我一边说一边看着她，她鼻尖上已经沁出了汗，我身上也走得汗津津的，我说：“你累了吧？要不咱歇会儿。”

说着，我把行李放下，然后帮她把包从肩头上取下。我们在公路边的青石路牌前坐下来。太阳就要落到西边的村庄后面去了，我记忆里的那团紫雾浓重起来，我看到有一点白在紫雾里飘动着，白色渐渐地大了，紫竹，那是你的鸽子。鸽子从空中滑翔着落在我们面前，这让我想起了家，想起了娘留给我的那群灰鸽子，我的心不由得沉重起来。紫竹，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会儿你看着说：“想啥了？”

我说：“鸽子。”

那群灰色的鸽子从记忆里飞过我的头顶，狗蛋说，柱子哥，你看。我心里酸溜溜地有一种失落感，我把食指放在嘴里打了一个响哨，可是吹出的响哨却被“突突突”的机器声吞没了，我一手扶着拖拉机的车厢斗，一边抬头看着我家鸽子在空上盘旋，我扬起手对着天空挥动着，回去吧——回去吧——可是，我家那群鸽子仍然跟着我。狗蛋，你看，俺家那群鸽子来送咱哩，我的灰鸽子，不要送了，回去吧，回去吧。我一屁股在车厢里坐下来。那会儿，泪水从我的脸颊流进嘴里，咸咸的。狗蛋说，柱子哥，你哭了？我擦了擦眼泪说，我没哭。紫竹，你知道，我出门的时候还有个伴，可现在……我看着她那只白鸽子目光有些发呆。紫竹，就是那个时候，你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你说：“回到家，你能帮我的鸽子挂个窝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是：“中。”

你高兴起来，站起来对我说：“咱走吧。”

我说：“走。”

紫竹，你还记得吗？那天我们还没有走半里地，就有一辆汽车开过来在我们身边停下了，那是一辆绿色的邮车，我看到一个长脸男人推开车门从车上跳下来。紫竹，那会儿你突然激动起来，你对长脸男人说：“我想你们早过去了。”

长脸男人说：“没有，一出太康就堵上了，两辆货车撞头，死了两个，他娘的，一堵就是三个小时。”

紫竹说：“能乘你的车吗？”

长脸说：“那还用说，老远就看着像你。”长脸说着就去腰里摸钥匙，他打开车厢的后门登上去，回身对我说：“来，递上来。”

我就把行李递上去。紫竹，我知道，那一天，你肯定被这突来的变化激动着，你笑了笑就走过去。紫竹，你还记得吗？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那只白色的鸽子飞上了天空，太阳已经落到西边那片紫红色的霞光后面去了。我想，你可以结束你的烦恼了，